

# 洪晃

## 世界上 最疼我的 那个人 去了

作为母亲的章含之

接到记者电话时,洪晃刚刚送完最后一批前来灵堂吊唁母亲的客人。

洪晃自小在外公家长大,12岁那年离家去美国当了4年的小留学生,回国后不久,又出国读书、工作。洪晃与母亲分多聚少,但是这并不影响母女俩的感情,而当她们互相理解了之后,她们之间的感情更是与日俱增。

章含之生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说“洪晃与我没大没小”。这很能说明她们母女间存在着一种既亲密无间同时又时有“冲突”的关系。“我看她的书,觉得她的文字好煽情;她看我的书,觉得我好放肆。”洪晃记得她的那篇写“上半身、下半身”的文章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发表后,母亲气愤地给她打电话,指责她的文章里有太多的流氓语言。“我解释说,这是幽默。她不听,结果我们大吵了一架。”后来洪晃出了书,章含之完整地看了书后,对女儿所说的“幽默”有了理解,“她看出我的思路在哪里,了解我只是形式上有点放肆而已。这样,她放下了心。”她们都是属于那种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、充满个性的人,同时她们又可以互相包容。她们写书,各写各的,但一道举办新书发布会;她们一道参加电影《无穷动》的拍摄。

洪晃说,办完母亲的丧事后,她会抽出时间整理母亲的相片。“妈妈是个太美丽的女子,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很漂亮。我想编一本书,编一本相册。我想让我的女儿章冕懂事,知道和认识自己的外婆。”洪晃表示,这本书是专门为女儿编的,在书里她会告诉女儿,这是外婆上的大学,这是外婆在划船。她说她要把母亲的价值观、母亲的家教融合进这本书里。洪晃表示,和母亲一样,章冕也是领养的孩子,她说她不会向孩子隐瞒她的身世,“她外婆是个很坦荡的人,我希望她也能继承外婆的优点和气质。”虽然书不是直接面向公众的,但洪晃说,喜欢母亲的人很多,如果他们看了对他们有所帮助,对他们的孩子的成长有所帮助,她会觉得很高兴。

这是一次很特殊的采访。为了不让洪晃过于悲伤,记者的提问尽量往理性上靠。洪晃也很配合,除了偶尔忍不住发出一些哽咽声外,大多数时候,她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可是就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,这种控制彻底失效了。洪晃说,在母亲的最后一些日子里,他们有时候通过手机短信联系。出于职业的本能,我们问她是否能透露一下母亲最后一个短信的内容。她答应了。两三分时间里,她都在电话那头寻找母亲的短信。她找到了,然后,她读给我们



前天上午,一代名媛章含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,数百名章含之亲友及社会各界名人前往告别。享年73岁的章含之是名士章士钊的养女、毛泽东的英文教师、前外长乔冠华之妻,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出任外交官、参与中美建交谈判、晚年撰写回忆录,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1月30日,快报“七周刊”记者电话采访了章含之的女儿洪晃,悲伤中的洪晃哽咽着向记者介绍了她的母亲——这个世界上最疼她的人。



章含之与洪晃

听。读短信之前,她解释说母亲的短信是对她的短信的回应。她说她告诉母亲她想在母亲出院后给她买一些好的辅助治疗设备。然后,母亲在1月22日9点46分发出了这样的文字:“切不要买那些高档设备,那些设备可以延长人的呼吸,但也延长痛苦。到那时候,我能平平静静的,就是你们的幸福。”

然后,电话那头,洪晃大声哭了出来:“我妈妈一辈子都是想着付出,不自私……”

章含之与乔冠华

认识章含之的人,都会说这位出生于上海的漂亮女性是个性情中人,敢说敢做,自己认定的事,不会放弃。“乔伯伯比她大22岁,照理说他们不应该在一起,社会舆论不在他们这一边,前途也不在他们这一边。在当时的中国,人们是看不惯这么漂亮的一对人的。他们这么做是‘找死’。”但是他们还是做了。一个女人那么漂亮,丈夫比她大22岁,她不会不知道“暗淡”的前景——不远的将来她注定会守寡。这是自然规律。洪晃理解母亲的选择,“乔伯伯去了后,有人劝她找个伴,她说,怎么可能呢?是的,这怎么可能?她在做决定时,就知道了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时候,她没得选择,她爱那个人,那个时候,爱情就是她的一切。她觉得值,虽然阻力重重,但是出于对爱情的理解,她已经别无选择。那个时候,爱情已经使她成为一根筋。”

1973年是个多事之秋。那一年,12岁的洪晃去了美国,成了一位小留学生。那一年,洪晃的外公章士钊在香港去世。那一年,同在外交部的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。

因为人在美国,洪晃没能参加母亲和乔冠华的婚礼,但是她却能常常见到这对幸福的新婚夫妇,“在美国的时候,我每年都可以在纽约见到他们,因为他们每年都要来美国参加联大会议。”在美国,洪晃发现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“他们俩特别好,看得出来妈妈太快乐了。这种快乐不是我的生父可以带来的。”在洪晃出国之前,章含之一点都不快乐。“在我的记忆中,他们总是吵架,他们就没什么高兴过。”父母的紧张关系,也给洪晃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洪晃非常喜欢他的新爸爸,“乔伯伯是一个很有理想、很有信仰的人,但他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信仰,是坚定的共产主义,比较而言,妈妈要小资一些。他们俩志趣相投,都热爱生活,喜欢古典音乐,喜欢美食,相互欣赏,相互尊重。”1977年,洪晃从美国回来,因为种种原因没考大学,但是她并不觉得沮丧,反而很高兴,“那几年是我快乐的时候,赋闲的乔伯伯在家里开了一个顽童学习

影响章含之的  
三个人

毛泽东



章含之(右)与她的“学生”毛泽东

1963年,毛泽东70寿辰,章士钊带了章含之去赴宴。那时章含之是北外的英文教师。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:“章老师,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?我跟你学英语。”于是,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,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,每次一个多小时,持续了半年。1971年,经毛泽东直接点名,36岁的章含之从北外调入外交部,从普通科员起步,经科长、副处长、处长拾阶而上,一直升至亚洲司副司长——这是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高也是最后一个职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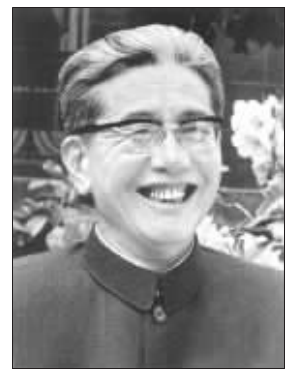
章士钊



父亲章士钊

章含之出身孤苦,襁褓之中便遭亲生父母抛弃,是著名学者章士钊收养了她。然而在父女相处的三十多年中,章含之未能与父亲进行良好沟通。“父亲和我基本上很少有交流,所以我们之间的隔阂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”章含之回忆,自己参加革命后,觉得父亲出身剥削阶级,于是很自然就和他划清了界限。文革的时候,看到年迈的父亲受到冲击,章含之突然意识到父亲这一生很不容易。

乔冠华



丈夫乔冠华

1972年,在与前夫办离婚手续期间,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相互表白爱意。1973年,毛泽东指示“要培养女外交家”,点名让章含之赴加拿大任大使。“章老师”做出惊人之举,断然拒绝“学生”的任命及可预见的锦绣前程,决定与大她22岁的乔冠华结婚。之后,他们共同经历了十年幸福但也充满风雨的生活。1983年,乔冠华去世。

快报记者 倪宁宁